

有人说杂文作者应当是“杂家”，文史哲经、天文地理、数理化生，俱应略知一二。其实，如就知识面宽广而言，“杂家”又岂止用来单指杂文作者。不是有人把编辑、记者、中小学教师、党政干部也称为“杂家”吗？

有人说写杂文“风险”大，且不说“文革”中有因写杂文而遭来杀身之祸的先例，就是今天不小心冲撞了哪位“山神”，“土地”，也会叫你“吃不了兜着走”。

其实，以舞文弄墨而言，写小说就“安全”吗？写新闻报道就不会得罪人吗？甚至吟诗作赋、咏花诵月，不也曾被批评为“资产阶级情调”吗？要想“安全”，不担“风险”，只好什么也别干。

有人说杂文的地位低下，对当今杂文是否真的被接纳到文学

殿堂而耿耿于怀。我却认为目前有些报刊把杂文列为“政治言论”，并规定了较高的审稿级别，恰恰是看重了杂文的社会作用。不少报纸的杂文可以上头版，小说、诗歌却无缘受此厚遇。

有人说杂文作者当不了先进、评不上劳模，因为他们爱“骂”人、专揭人短，很讨人嫌，是不受欢迎的人。此论未免太悲观。人民需要杂文，需要杂文家；人民也热爱杂文，热爱杂文家。广州的徽音、上海的林放曾分别被评为所在市的“杰出公仆”和“新闻人物”就是明证。

杂文和杂文作者并不卑微，杂文和杂文作者也不显得特别尊贵。杂文是普普通通的“文”，杂文作者是普普通通的人。除此之外，还想要怎么样呢？

杂文感悟

高时阔

打气枪

秦弓

他竖在那儿，抱着气筒，身边架着一支气枪，背后墙上挂着一块镶着蓝边儿的白布，五颜六色的气球在烈日下闪着光。

太阳又升到头顶了，一层层浑油的汗珠从他多皱的双颊往下流。行人稀少了，生意半天无人问津，有些寂寞。继而又疲倦，上下眼皮直打架。街对面冷饮店制冷机里透明的汽水翻着泡沫，喉咙在冒烟，想去喝一杯，摸摸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钞票，他犹豫了……

身后五彩缤纷的小气球，仿佛艳丽如花，在他心里盛开。艳丽的花渐渐地变成了儿子新房里的彩电、录音机、

组合柜，电冰箱、摩托车和车上媳妇的笑脸……他托人买了气球，论斤称的，从回收商店几块钱买回这杆气枪，逃荒似地来到这远离家门的闹市街口……

“把枪给我！”回头一看，是个穿白连衣裙的姑娘，戴着墨镜，满脸骄气。一个小伙子，用尼龙花伞遮着脸。

姑娘接过枪，只管打，二十枪打完了，一只气球也没打着。她扭过头喊了一声：“给他一块钱！又让给枪装子弹。”真是运气，遇上这



哨子面与臊子面

胥培才

同室住一广东人，人称老广。老广极健谈，尤其是讲起广东人的吃，更滔滔不绝，声称全世界皆食粤菜。我也不甘示弱，吹起了咱们陕西的臊子面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

老广不服气，把眼一瞪，“烧（哨）基（子）面？欺（吃）不来啦，欺不来啦，鹅（我）见人欺过啦。老陕呢，面敲（挑）得好强（长）好强啦，哎，呼，呼噜噜带着响就下去啦，不用牙，不用牙哦。怪不得叫烧基（哨子）面啦”。我纠正他，是臊子面，不是烧基（哨子）面，还翻开现代汉语词典，查出“臊子”词条，给他念，又讲了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

拳打镇关西，那好汉鲁提辖便是陕西延安府的，他要镇关西给他“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剁作臊子”，说明臊子是有来头的。老广扳着书认真地看了看，“这个怪不得啦，你们的饭馆写的是哨子面，吓我一跳啦，还以为欺着带响吹”。老广也算得个有心人，正儿八经地写了“哨子面”三个字给我看。他也翻开字典，查到“哨子”条，念道：能吹响的器物。

可不是吗，我后来留心看了一下，几乎所有的面馆都写的是“哨子面”，而非“臊子面”。臊子面的故乡，连字都写白了，难怪引起了人家的误



船风（塑料版刻）

张利祥

“自食其力”，对于一个正常人，是一句多么轻松的话语，可是对那些残疾人来说，则充满着艰辛，伴随着挫折和磨难。

西北国棉四厂劳动服务公司缝纫组，就是由十几个残疾人组成的小集体。他们不仅自食其力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敬佩，而且用超乎常人的汗水为集体和社会赢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。

请看下列一组数字：
1984年赢利2524元；
1985年为24088元；
1986年完成利润计划119.7%。

数字的价值是有限的，然而他们所创造的人生价值是无限的。残疾青年小尚说：“和常人相比，我们是不幸的……人生中的磨难固然会使软弱的人更加软弱，但也会使坚强的人更加坚强。”是——

这个小组，大部分是女青年，不少人从孩提时就留下了残疾，当她们步入成人的行列并开始思索未来人生时，面对着她们的是升学无望，求职无门，五彩斑斓的生活离她们那么遥远。她们不愿被生活遗忘，她们要向社会表明自己的存在。她们是纺织厂的子弟，但纺织厂健康子弟招工都难，平板脚的不要，视力不好的不要，身高不过一米六的不要……谁都想碰碰运气争一争。逢

生活离她们那么遥远。她们不愿被生活遗忘，她们要向社会表明自己的存在。她们是纺织厂的子弟，但纺织厂健康子弟招工都难，平板脚的不要，视力不好的不要，身高不过一米六的不要……谁都想碰碰运气争一争。逢

矿区小夜曲

塞北

不再操风枪如刃划破长隧洞般漆黑
的夜
还有胡琴悠扬
挑起一钩新月
悠扬的却不悠闲
心弦曲成数百年轮
不能将痴迷的思绪
绕乱
《邮递马车》化做
山溪
叮叮咚咚流向远方

开垦生命的绿洲（报告文学）

高雄文



到招工工时，厂门口总缩着几个残疾青年，用无望的又不甘心的目光瞅着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。谁见了谁揪心。82年，厂领导终于下了决心——成立一个以残疾人为主的缝纫组。一颗石子投入了沉寂已久的湖，泛起阵阵涟漪。

由父母搀扶，由亲人陪伴，她们来到了属于自己的“工厂”——一间简陋的小屋，那里有几台家用缝纫机……就这，也使她们潸然泪下了。

事实告诉她们，生活不怜悯弱者。她们选择了坚强。她们将在这里播种希望，用自己的身躯开垦生命的绿洲。生产什么呢？围腰帽子吧，那东西大量需要，对技术要求也不高，好干。于是十几个残疾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趴在缝纫机前，试制、加工、再试制，成品终于出来了，用户大为满意。

她们哭了。她们的父母也眼泪纵横，社会承认了这些残疾孩子的存在。接着，第二批棉服、第三批工作服……订货纷至沓来，河南、西宁、新疆的货主也不远千里，慕名而至。缝纫组有了勃勃生机。

那年冬季，她们加工三万五千余双绒布手套。交货时间特别紧迫。

全小组职工自带干粮，从早晨在机前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上午，没有一人离开自己的岗位。

右腿右手均残废的小青年尚朝林，用左手艰难地操纵着裁剪机，一步一挪，吃力地裁剪着8公分高40层厚的绒布，结婚才三天的新媳妇冯雪玲在认真地踩缝纫机，王红、刘萍的脚感觉不灵敏，已经冻烂了。望着大家，

他坐在优美的琴声里，目光指向浩渺的蓝，银河里闪闪烁烁都是陌生的星子，他熟悉的那颗离他很远很远。他终是能找到的，那颗星极是灿烂，胡琴愈发悠扬，奏出柔情满天。矿区有这样宁静的夜晚。

组长张秋妹感动得不得了，自从缝纫组成立以来，大家没过上一天轻松日子……

加工七千余套夏装，加工一万五千件围腰帽子，给某中学加工校服，给西宁加工五万多双无

腰绒手套……全是凭着一股硬劲儿咬着牙在拼。不难想见，这十来个残疾人组成的缝纫组，有的是腿、脚有残疾，有的是上肢不灵，有的是心脏病……对于这些数量大、要货急，连正常人也难以承受的劳动量，对于她们，有多难。

为了多出几件产品，她们宁肯不喝水或少喝水，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；数不清的加班延点，父母亲来几次都接不回去；不知多少个雨夜雪天，互相搀扶着、挤挨着、走在泥泞的小路上。真象是在沙漠中跋涉，如今，当她们经过千辛万苦走出沙漠的时候，汗水、泪水、欣慰、振奋，她们终于用自己残疾的躯体开垦出一片希望的绿洲！

缝纫组门前那条摔倒过不少残疾人的路是公司领导派人收拾的。再没有人看着那条路发愁掉泪了。

今天，最初的几台小型家用缝纫机已为电动手缝机、工业缝纫机所代替，当初的人工单件裁剪也已让位于成批的电动剪裁；由只能加工围腰、手套发展到了以承做服装为主的多产品加工，固定流动资产达三万余元……缝纫组走上了充满生机的绿地。

缝纫组被省纺系统劳动服务公司评为标兵小组。去年，缝纫组的人们互相搀扶着去外地省旅行了，山山水水唤醒了沉寂的青春，劳动为她们赢得了生活的乐趣与自尊。

她们以毅力战胜了自身，正迎着灿烂的阳光，走向充满生机的绿洲。

（注：作者系缝纫组一残疾青年，本文摄影柳青）



半夜鸡叫

王潜诗 李力画



为送局长礼，夜半来抓鸡。惊得母鸡叫，吓得公鸡啼。母鸡与公鸡，临别两相泣：地主早打倒，怎有周扒皮？